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八

宋 祝穆 撰

仕進部

座主

賞舉主　罰舉主　門生　座主門生同列　故吏並附

羣書要語漢法所舉主終身保任薛謙光䟽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柳文

詩句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白集我實門下

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韓愈送陸暢至今青霄人猶是門下客高達

古今事實

舉莞庫家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莞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檀弓

達觀所舉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思良妻國亂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曰寡人之相定矣克出翟璜曰今者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克曰達視其所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

成子北乎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翟璜逡廵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史記

忠報舉主

宣子趙盾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以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

矣國語

及貴薦賢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奬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勝舍在沛郡厚南唐林遵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于世者何侯力也

至公見報

晉崔洪薦郡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郄丞而還奏我是挽弓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

厥為司馬以軍戮宣子之僕崔侯固舉才我以才見舉
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
之

以名為戲

杜審權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

崔沆放崔瀣談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家南部新書

相為座主

李逢吉知貢舉牓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

因話錄

受門生謁

桑維翰亦裴皞之門生甞謁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荅曰皞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耿介郡國閒談

賞郤缺以下係賞舉主

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文公

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左傳三十二

賞狄臣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曰是賞也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宣十五

用王稽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因言曰魏

有張禄先生天下辯士臣故載來後昭王拜范雎為相雎言於昭王王召王稽拜河東太守本傳

封鄂千秋

漢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為第一上曰進賢受上賞因封鄂千秋安平侯

賞魏無知

高祖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廼復賞無知

賞常何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間詔百官言得失何武臣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謁見帝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

蔽賢有戮以下係罰舉主

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坐削户

元帝詔列侯茂才張勃舉陳湯司隷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户

坐遷官

何武舉方正所舉者名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武坐遷楚内史

郡守坐免

順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史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等若顔淵子奇不拘年齒廣陵舉孝廉徐淑左雄詰之曰昔顔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郡守坐免

門生　殆徧以下係門生

袁氏植恩四世門生舊吏徧於天下魏袁紹傳

上下門生

唐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李師稷及第時亦在馬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時以為榮

陸氏庄荒 見校文主司門

王筍班

王筍班事不知正出處唐書載李宗閔知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庠袁郁輩時謂之玉筍 叢語

鸞鳳集門

楊嗣復權公集序正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者十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

桃李在門見薦舉門

報門生書

晏公殊不喜歐陽公故歐公自分鎮叙謝有曰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然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

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跡愈遠而彌踈狐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輙累人故於退蔵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對賔客占十數語授書吏作報客曰歐公有文聲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舉時門生已過矣是時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丘晏公因歐公賦雪詩遂有語聞見録

不稱門生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涓巨濟作少尹巨濟庭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脩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之歎服其說自是劉甚愧揮麈錄

門生往奠見祭奠門

同升諸公以下係座主門生同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門生毋避

胡廣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置屏分隔

東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

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不及門生

封舜卿武宗朝翰林學士敖之子舜卿登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入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元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對草綸誥不勝困敝託致雍秉筆時議者謂座主辱門生

門生繼踵

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郡王渾公佐之不十年接控數

州繼踐台庭則曹參之代蕭何大叔之嗣子產也

恥與同列

唐盧坦為鄭滑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請節度為重職坦曰大將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慚出就坦謝

善事主司

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台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

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子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而退

獨有二天以下係故吏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故吏炎凉

大将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将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故吏先達

蜀楊洪為蜀郡太守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數年祗為廣漢太守而洪尚在蜀郡毋朝會祗次洪坐洪曰君為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輒避故吏

王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

故吏戒郎君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潁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云得新詞盈卷葢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於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禮在叔

原爲甚厚在韓公爲甚德也

故吏同列

權德輿作杜祐誌曰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毋荷同升之義盡陳無愧之辭

故吏有聲

劉晏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其商搉財用之術者皆一時之選故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其有聲者皆晏之故吏也

特抑故吏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令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兾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鞫聞之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

故吏奔喪見弔慰門

古今文集

詩話

門生迎父

寶歷中楊嗣復具慶下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宴于新昌里第元白俱在焉皆即席賦詩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須知賜

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傅雖云盛詎有茲賢醉醁醽汝士是日大醉謂諸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

兩重門生

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張礪馬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拜謁裴公以詩示之曰官途最重是文

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為榮

同入翰林

李翰於和凝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凝作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主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笑其疎縱

同知貢舉

王禹玉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

同榜送行

王元之謫黄州蘇易簡知貢舉適放榜奏曰禹偁名儒令將行欲令榜下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諸生郊别又

元之謂狀元孫何曰為我多謝蘇公口占一絶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者人門下放門生

更求它師

後山觀歐公六一堂圖書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後山以東坡薦得官作此詩時東坡正為郡守終無少貶可謂特立之士矣然亦知東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座主設燕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潁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宽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東坡云今日為本殿燒香人多留住九子毋丈夫也錢形有類故云云客大笑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讌後新寵魯生舞罷為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云窻摇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風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

人歸上句記姓下句記事康公大喜坡云恐它姬廝賴故云耳

託孤門生

李文正公嘗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然備酒饌命諸生至於餅餌羹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牋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

漸老兒孫小它日知誰畧有情談録

同為門生

東坡送曾子固倅越詩云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令自憔悴子去亦宜然嘉祐二年永叔知貢舉曾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醉翁為叅政時子固亦在館中故云兩聯翩

猶稱門生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歷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别投詩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嘆服石林燕語

雜著以下係故吏

送鄭涵校理序　韓愈

愈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

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覯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薫而炙之矣

上鄭餘慶書　韓愈

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

上知己書　周子充

韓退之為王南昌記滕王閣柳子厚為楊長沙叙戴氏

堂皆部吏也昔韓愈為博士也事鄭餘慶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又事餘慶於東大學為郎都官也又事餘慶居守故餘慶待愈每加禮焉非以其三為屬吏耶如某政術文學誠不足以備執鞭於左右獨念向者抱關轂下實事明公於版曹今典教别都也又事明公居守槩之舊比似非偶然然則受知於今日圖報於異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後也請以是為紹介

僚屬又見辟舉部

羣書要語惟暨乃僚罔不同心說命謹簡乃僚同命幕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李廣傳注以文行謀畫雍容於幕府之間白集才畫堪置幄中同上奮六翮翔千里以為棘門大府之重柳文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宋太祖紀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也皮日休集

詩句同時趍幕府此日望塵迎韋應物甫也諸侯老賓客杜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暗秋閒柝

韓愈會李正封聯句豈知臺閣舊先拂鳳凰雛得實翻蒼竹棲枝抱碧梧杜別蘇溪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韓送石處士婉婉幕中畫謝宣城張子房詩雲幕隨開門杜詩冰壺幕下清韋應物詩陳琳書記好王粲從軍樂早晚歸漢庭隨公上麟閣劉長卿少年諸侯府杜牧之幕中俊乂閑刀筆帳下驍雄冷劍鐔臨川幕府稱上賓東坡與劉莘老詩

古今事實

名流入幕

竇憲平匈奴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特為設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穉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

客唯穉来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同登南樓見月門

戒其樗蒲

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

其樗蒲博具悉以投諸江

泛綠依紅

王儉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盛府元僚無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蕭緬書美之

風動帳開

郗超為桓温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温温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手版拄頤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軍沖謂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髙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值雨入車

王徽之有雋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世說

似是馬曹

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溫將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

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

為是司驢

晉謝超宗坐失儀出為南郡主司馬人問定是何府超宗怨望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坐禁錮

為腹心寄

薛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薛元敬謹畏未嘗申欵曲如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幕客狎遊見妓門

委以子孫

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醉登其床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官武與甫有世舊

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放恣嘗醉登武牀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

稱小朝廷

鄭從讜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從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唐僖紀

僧相賓僚

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得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原化記

豈池中物

左龐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舍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

力辯是非

范文正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於屏上比去屏字無所容貿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祠記）

遣賜廚傳

錢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且問勞之

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_{閒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石洪處士序　　韓退之

河陽軍節度使烏公重胤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

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于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强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

請馬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内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策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一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

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送温造處士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

良馬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
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
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
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
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資二生以待老
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
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

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間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愈與之遊者有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之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諭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人矣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　韓愈

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其一曰京兆杜兼其一曰隴西李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南陽公之於三君子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諸石

古詩

送高書記　　杜甫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棰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中腸安不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

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律詩

歸溪上簡院内諸公　杜甫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隣人劚書從稚子擎白頭趍幕府深覺負平生

詩話

因詩論薦

張詠知成都有録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

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别其畧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歎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留而慰薦之言行録

寓公壓泯附

羣書要語諸侯不臣寓公注盖公爵而寄寓者也○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語十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家語

古今事實

願受一廛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避堂舍蓋

孝惠以曹參為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不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本傳

特為置榻又見僚屬門

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置薤一本

後漢龎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乃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强宗抱孫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遂歎息而還

薦其行義

呂正獻公著在潁適年而歐陽公脩為守初脩以公為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敞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潁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脩入為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義宜在左右因數為朝廷在位者稱之家傳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虗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君隱居郭不知為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騎從来郭君亦不為動亦不加禮抵暮别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為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吕文穆公游二公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不出聞見録

古詩

寄盧仝　　韓愈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年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隣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入輙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

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徴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近来自說尋坦途猶上虚空跨騄駬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

豈謂貽厥無基址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
昨夜長鬚來下狀隔墻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
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
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
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
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
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
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

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律詩

嚴中丞枉駕見過　杜甫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白帽應嫌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杜甫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来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

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杜甫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

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

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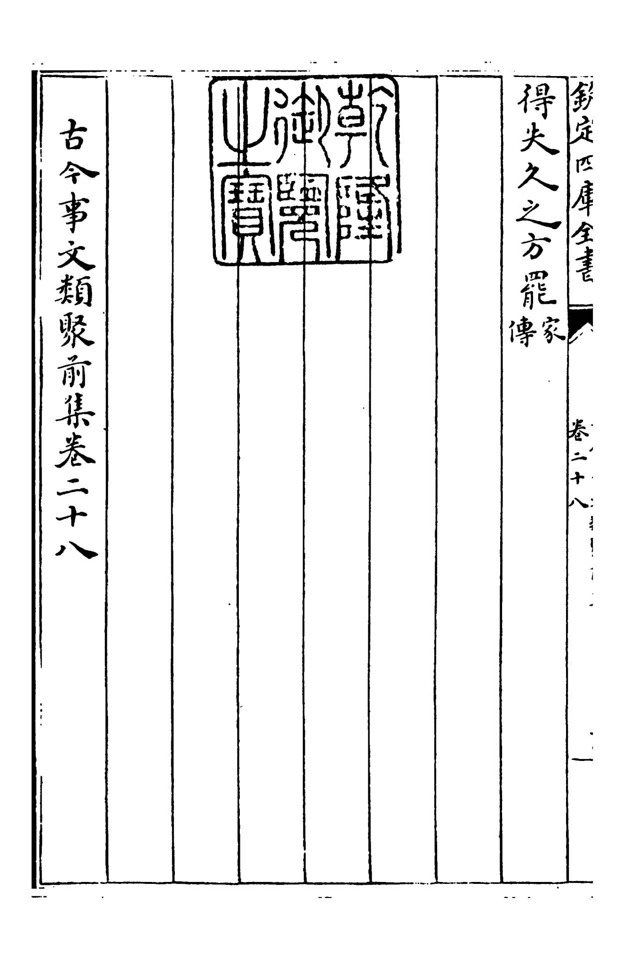
杜甫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邉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寛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王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使君同到　杜甫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鷄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

得失久之方罷家傳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八

戲假霜威促山簡真成一醉習池迴

詩話

無撓公私

滎陽呂公希哲晚歸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粮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討論古今商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九

宋　祝穆　撰

仕進部

同官
同列相和　同列相軋附

羣書要語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板詩　同寅協恭臯陶謨　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注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謂聯事相佐助也周禮

詩句冊庭嘗接武書殿忝連衡　劉甯客

古今事實

同官為僚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僚吾嘗為僚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故也

同官分謗

晉郤克將中軍韓厥為司馬韓獻子將斬人郤克馳將

救之至則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曰以分謗也左傳

年輩相遼

陸長源以勲德為宣軍司馬韓愈為廵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属何怪之有侯鯖録

狷介寡合

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唐太宗紀

周召不疑以下係同列相和

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于皇天於是召公乃悅

廉藺相避

藺相如為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其舍人恥之欲辭去相如曰强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

也今兩虎共鬭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後私讐故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謝罪

寇賈極歡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為耻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所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吾安可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歡

同列代貶

唐竇參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遂被貶人皆義之

李郭相勉

唐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汾陽

率兵東出趙魏臨淮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

如推車子

韓魏公慶歷中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別錄

三將協心

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叶心上詔魏矼諭光世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矼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掎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世忠之受兩鎮節鉞也高宗手書郭子儀傳以賜之張俊奏事則又諭以子

儀之事

同列平心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同朝東坡勇於爲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把上曳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腹中有蟲以二字各從虫也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器之曰其初不聞其語然立

賢無方須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係土地風俗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歡器之語人云浮華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也

未嘗同堂 以下係同列相軋

表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同列怨望

汲黯為右內史始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日益甚矣

不得共坐

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

武曰賈督有折衝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為不遜

不與同列

蜀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黄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

此為怨君侯不受拜但相為惜此舉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

同列相輕

王羲之少有美譽與王述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洒掃以待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别而去先是羲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

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慨嘆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辯其刑政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此棄彼取

晉殷浩既廢桓溫語人曰少時與之共騎竹馬我棄去己而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世說

老韓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無恨色

怨位居下

劉文静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

同列兩罷

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

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朝叅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何功居上

唐尉遲敬德侍宴慶善宫有班其上者敬德云爾何功居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悦

中書喧競

鄭畋盧携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嘆曰不

意中書有危解之事

恥同新進

王仲舒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

同列相仇

李文定公同丁晋公相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乃以笏擊晋公由是並罷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押晋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及真宗晏駕

仁宗踐阼章憲明肅垂簾聽政晉公扶前憤三月貶文定衡州團練使宣獻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他春秋之義人臣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宣獻退而怪之曰文定安至此遂命以別辭然常切齒焉晉公竟增兩句云雁此震驚遂至沉隕未幾晉公以擅移山陵貶崖州司戶叅軍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文定孫世美言塵史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御　韋應物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趍客府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妙氷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次張唐公韻　王介甫

公與唐公在仁宗朝皆為知制誥

憶昨同追八馬蹄約公投老此山棲公乘白鳳知何處我適新年值白雞唐公詩云不知今夜遊何處從者皆騎白鳳凰

雉媒 見雉門

同年

羣書要語俱捷謂之同年 詳見及第門

詩句攜手升玉階 選傅長虞 共登青雲梯 謝靈運 聯步趍丹陛 岑參 同芳晉堂桂共聽禹門雷 趙抃 通家不隔同年面 東坡 與君登科如隔晨敝袍霜葉空殘綠 東坡與臨安令同年

古今事實

同龍虎榜

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貟結胡諒崔羣邢冊裴光輔萬瑫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科舉記

昌黎同年

退之歐陽良詞云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送侯參議赴河中幕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祭張季

友云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又與陸員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

會期集院

唐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録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辟之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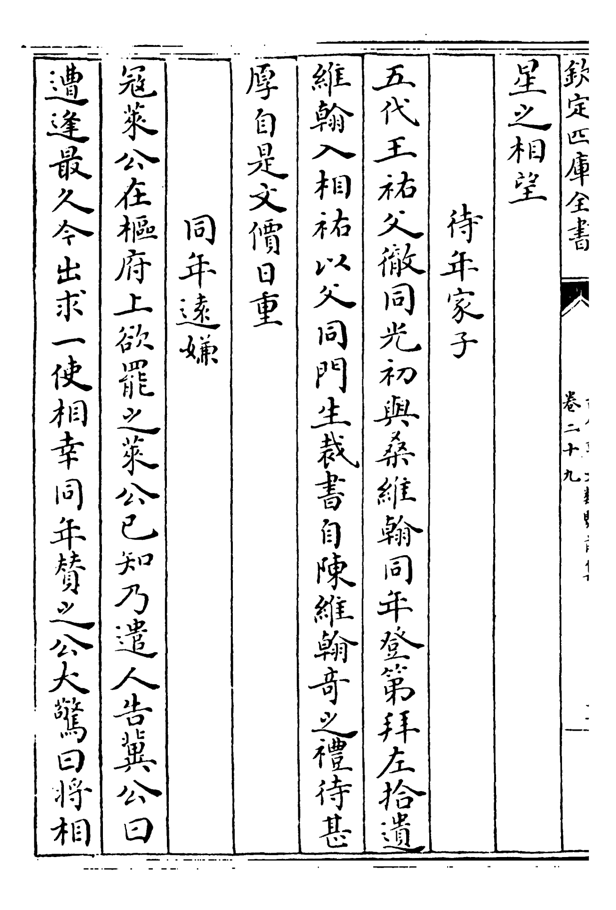
不赴曲江見及第門

同年有情

唐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唐紀

晨星相望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云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連轡舉鑣互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晨



星之相望

侍年家子

五代王祐父徹同光初與桑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祐以父同門生裁書自陳維翰奇之禮待甚厚自是文價日重

同年遠嫌

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

之任極人臣之貴茍朝廷有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也亟往問之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令出典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二十年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翼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茍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魏公遺筆

女壻同年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輙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然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叅政時史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宫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葢懿恪主李文靖文忠

主范文正其黨不同閒見錄

榜中得人

尚書張詠甞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冦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同年三李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縉紳間與蘇黄游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絶世且好古

慱雅多收三代以来鼎彝之類又有李元和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無相忘其後位俱不顯揮麈録

古今文集

雜著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序　柳宗元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席必交袵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

于大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淳朴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趍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

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髙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温風可無敬乎慎進樂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灞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手簡于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

得而默耶余書而授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耳

姑蘇同年會詩序　　范至能

進士科始隋盛于唐宋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来尚矣唐人尤意期集燕設之名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為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宋朝畧去浮侈但存聞喜一燕而為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

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録黄於香案列拜禮畢吏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荅拜長者洎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黄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篤叙事契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士大夫寧得輕負此意恝然雲散異日相見如途之人乎紹興改元建陽袁起岩張元善俱使浙西始以歳五日會同年之在吴下者於姑蘇之臺登臨勝

絕傾倒情素獻詶樂甚賦詩相屬州里傳寫一夕殆遍好事者雜然高賛以為伐木之詩也起岩謂僕嘗洿春闈屬為序引僕時位下渠足數獨以親見諸公貴名之起又嘉二使君能脩舊好畧記團司故實以代揚觶之詞使凡號稱同年者聞風動懷增重名義或於雅道小有補焉非直為一觴一詠設也二月望日石湖范某書

古詩

杏園即席上同年　曹鄴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衙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顔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面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永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於丹陽郡

范希文

長江天下險涉者利名驅二公訪貧交過之如坦途風

波豈不惡忠信天所扶相見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三百人大半空名呼歿者草自綠存者顔無朱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富貴路休誇讒嫉夫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律詩

寄蘇州白使君　　張籍

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書今日是州人閶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

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望斷曲江春

送同年鄭祥歸漢南時恩門相公鎮山南

趙嘏

年来驚喜兩心知高處同攀次第枝人倚繡屏閒賞夜馬嘶花徑醉歸時聲名本自文章得藩溷曽勞筆硯隨家去恩門四千里只應從此夢旌旗

詩話

契分稠疊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同年無恩

唐王鐸楊收皆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之

同年俱貴

向文簡敏中冠忠懸準二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東鈞忠懸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文簡酬之曰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同年貸錢

丁晉公初釋褐爲饒倅同年白積爲判官積一日以片紙假緡伍環於公公笑曰榜下米婚京國富室豈無半

千質物耶懼我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絶戲之曰欺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鬭亦洪崖打白洪崖人以為朱崖之行亦兆於此

同年相仇

李處遵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秘閣知相州時聶貴遠山為郡博士王將明甫為決曹椽王聶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于樂籍中有所屬意王亦昵之毋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後甫改名黼為相聶以蔡元長

稱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擢為侍從黼大用事朘聶散官安置衡州益銜黼矣靖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黼之誅死聶有力焉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害揮麈錄

相遇贈詩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六年中進士第與司空昉少保同年司空先在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着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闕河契闊三千里音信稀疎二十年雅言系述

同年俱少

黄台符十六歲張濆十八歲同年登科在鄭宣州幕嘗列題于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同進士兩个阿孩兒古今詩話

會飲樞第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魏庠俱為三司鹽鐵副使胡旦知制誥院盡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之俊梁顥又嘗與同幕五人者旦夕飲會於樞第茶觴未嘗

虛日每乘醉夜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謗曰陳三更竇半夜玉清詩話

窮達不同

晁武子云王文穆欽若以故相来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顔華髮矣文穆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良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宫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

元沒兩般風 揮麈錄

聘召

羣書要語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論語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 玉藻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絶人以玦反絶以環 荀子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易 旁招俊乂 書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左莊二十二使者旁午注一縱一横為旁午 霍光傳 遣詣公車 後漢紀

鶴書赴隴北山移文李嶠傳郵驛爾雅云驛遽傳皆傳車驛馬之名本傳無疾其驅天子有詔韓文

古今事實

耕莘三聘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吾身親見之哉

非招不往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孟子

身勸爲之駕

高帝詔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勸爲之駕謂身自往勸

以車駕而遣之

舍人趣裝

蕭何觽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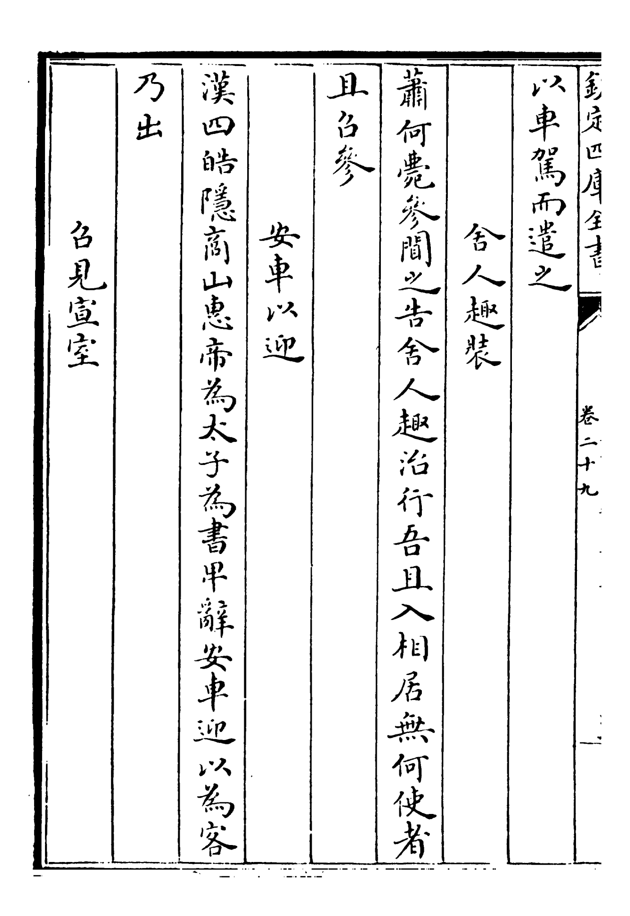
且召參

安車以迎

漢四皓隱商山惠帝為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迎以為客

乃出

召見宣室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為梁懷王太傅本傳

蒲輪以召

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召魯申公

縣次續食

武帝詔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與

計偕

朝奏暮召

主父偃齊人諸儒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北遊燕趙為客乃西入闕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本傳

相見何晚

主父偃等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漢武紀

恨不同時

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為此賦上驚乃召問

往來屑屑

王良病歸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

以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憚煩也

令台君矣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台為淮陽太守黯泣曰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台君矣

一封軺車

漢平帝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歴筭五經者所在為駕一封軺車遣詣京師注諸發駕置傳者封以御史大夫

印章

追鋒車

晉宗室義陽成王望字子初時魏髙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公性急秀等居内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每有宴集望奔馳而至

使者四輩

太宗召馬周未至閒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悦

以銀爲信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爲信忽除銀青泌知載必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家傳

召見金鑾見宗室門

召見便殿

真宗召王曽燕衣坐便殿曰渇欲見卿不及朝服毋謂朕慢

古詩

始除尚書郎别善福精舍　韋應物

簡畧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遥精舍居飲水自為足累日曽一櫛對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矚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禄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迹謬蒙君子録俯仰垂華纓飄飖翔輕轂行将親愛别戀此西澗曲遠峰明夕川夏雨生衆緑迅風飄野路

迴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闕白雲在幽谷

朝謁 寓直 元會附

羣書要語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春官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告子 朝覲大夫私覿非禮也禮運

臣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漢書 東華門百官入朝所從出入之門前輩云西湖風月不如東華門外軟紅塵坡詩注 接武夔龍簉跡鴛鷺上官儀傳

詩句明庭集孔鸞何取於梟鷺韓寒鵜䳺睍睆宮井轆

轤聲王維

古今事實

羣后四朝

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注各會于方岳之下

後至者戮

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防風後至禹乃戮

之家語

氐羌來享

昔在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殷武

視朝有常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君子至止

鸞聲鏘鏘庭燎

介圭入覲

韓侯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無信不朝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冦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冦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悦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早而假寐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宣二

來朝不禮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隱公

共起朝儀

高帝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

通曰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爲綿蕞野外習之

無與共語

梁劉孝標多所陵忽毎朝會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事

宋朝禮簡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直至殿下拜一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信也是閤門要省事故

如此壽皇初間得幾時見羣臣皆許用紫衫後人說太簡遂不用朱語錄

夜召草麻以下係寓直

蘇易簡嘗醉寢於直廬夜分忽中人宣召遽起以水沃面具簪笏以朝賜坐訪以外事應對如流畧無外誤仍令草王顯樞密使制麻來晨並不說上亦不覺其醉自以為神助焉續翰林志

夜召訪問

蘇軾遷翰林學士嘗鏁宿禁中中使宣入對宣仁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使今為何官曰臣待罪翰林上嘆竒才宣仁曰此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曰竒才竒才但未及進用卿耳上仙軾不覺哭失聲宣仁與指宗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宜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于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其勤耳凡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

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仍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者總

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說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閉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

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𫝊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示於執政者年月日記

律詩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白居易

柳色尚蒼蒼槐陰夾路長聽鐘出長樂傳鼓到新昌宿雨沙堤潤秋風樺燭香馬驕欺地軟人健得天涼待漏排閶闔停珂擁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

稱籍齊趨到折方鬬班花接蕚綽立鴈分行近職誠為美微官豈合當綸言難下筆諫紙易連箱老去何徼幸時來不料量唯求致身地相誓答恩光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王維

騎省直明光雞鳴謁建章遙聞侍中佩暗識令公香玉漏催銅史天書閤夕郎旌旗映閶闔歌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欲黃願將遲日意同與聖恩長

早朝大明宫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
百囀流鶯滿建章劒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
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舍人　杜甫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和賈舍人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宫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和賈舍人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户
玉堦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紫宸殿退朝口號　杜甫

户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顔有喜近臣知宫中毋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早朝日寄所居　　皇甫曾

長安歲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闕裏漏聲遥在百花中爐烟乍起開仙仗玉佩成行引上公共荷發生同雨露不應黄葉久從風

早朝　　楊巨源

鐘傳清禁纔應徹漏報仙闈儼已開雙闕薄煙籠菡

九城初日照蓬萊朝時但向丹墀拜仗下方從碧落迴

聖代逍遥更何事願將巴曲賛康哉

和集賢劉學士早朝作　白居易

吟君昨日早朝詩金御爐前喚仗時煙吐白龍頭宛轉

扇開青雉尾參差暫留書殿多稱屈令入綸闈即可知

從此摩霄去非晚鬢邉未有一莖絲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張籍

鼓聲初動未聞雞羸馬街中踏凍泥燭暗有時衝石柱
雪深無處認沙堤常參班裏人猶少待漏房前月欲西
鳳閣星郎離去遠閤門開日入還齊

早朝感事　歐陽永叔

王得臣云漢之西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
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盖以當
前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似不用漢闕也

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

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麛
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早朝　歐陽永叔

閶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驚徹廊千步
佩玉聲趍戟五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
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早朝　鄭毅夫

花鬣斑虬駕早朝玉欄宮殿壓雲濤九州畫地中原壯

萬象橫天紫極高日月輝明留闕角龍蛇蟠結動旌旄
羣仙遥望蓬萊拜五色非煙遶赭袍

和宋次道紫宸早朝　　梅聖俞

陸生聲譽在雲間来預簪裾謁帝顔冠劍有容夔與契
文章全盛馬兼班耽耽玉宇龍纏棟靄靄金鋪獸嚙環
却出常朝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古詩 以下係寓直

禁直　　楊大年

鳳樓鴛瓦蟾波濕衆籟聲沉百蟲蟄仙盤雲表露成霜
何人夜半牛衣泣芝泥香熟封詔書河漢西傾移斗車
陰風摵摵起庭樹寒澌戛戛鳴宫渠千廬迭唱傳宵警
海山鼇背蓬壺頂金釭珠網結綺錢玉井銀床垂素綆
前席受釐詢碩生觀書百斤須中程投籤乍應嚴鼓節
求衣誤聽蒼蠅聲渴烏漏盡繁星曙魚鑰建章開萬户
初日曈曨豔屋梁鳴鞭一聲下天路

律詩

春宿左省　杜甫

花隱掖垣暮啾啾栖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晚出左掖　杜甫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同蘇員外味道夏晚寓直禁中　沈佺期

並命登仙閣分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幔天河入當階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凉歸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夜直　王介甫

金爐香燼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初秋寓直　晏同叔

絳河星斗夜闌干禁署沉沉閉九關上帝册書羣玉府

仙人宮闕巨鼇山凉蟾影度秋陰薄促漏聲来夜唱間擁鼻吟多欲愁絶嚴鍾凄斷樹烏還

下直　歐陽永叔

宮柳街槐緑未齊春雲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駝褐小雨斑斑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

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同院

蘇子瞻

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半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詩話

昭儀引坐

唐會要天祐二年勑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户外昭儀攙

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者真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宮鈿蓋至天祐始罷又云杜詩夫人常有輿上殿稱萬壽按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檐子其尊屬年高特勑賜檐子王珪殆得特恩歟演繁露 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宮人引至殿上至敬宗方罷用小黃門引導至今如此朱語録

休假

羣書要語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

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至和帝時予賜皆絕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及也初學記李斐曰休謁之

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紀師古注

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漢

諸書云謝病皆同義同上

詩句九日驅馳一日閒尋君不遇又空還韋應物

古今事實

五日洗沐

石奮子建為郎中慶為内史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

舍本傳

休沐不出

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

有罪長告

漢丙吉為丞相掾史有罪人不稱職輙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切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賜告不歸

漢馮野王字君卿為瑯琊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

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還家免官漢法在官連有三最則予告病三月賜告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

休日治事

薛宣守左馮翊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五日一急

晋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爲限書記所稱

急取急急請急皆謂假也東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還是也山谷箋杜詩

古今文集

雜著

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謹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臣稚珪臣中正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肙制千閒實虧

常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甫自内轄作士下闈道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輙下禁止

古詩

蘇州郡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白居易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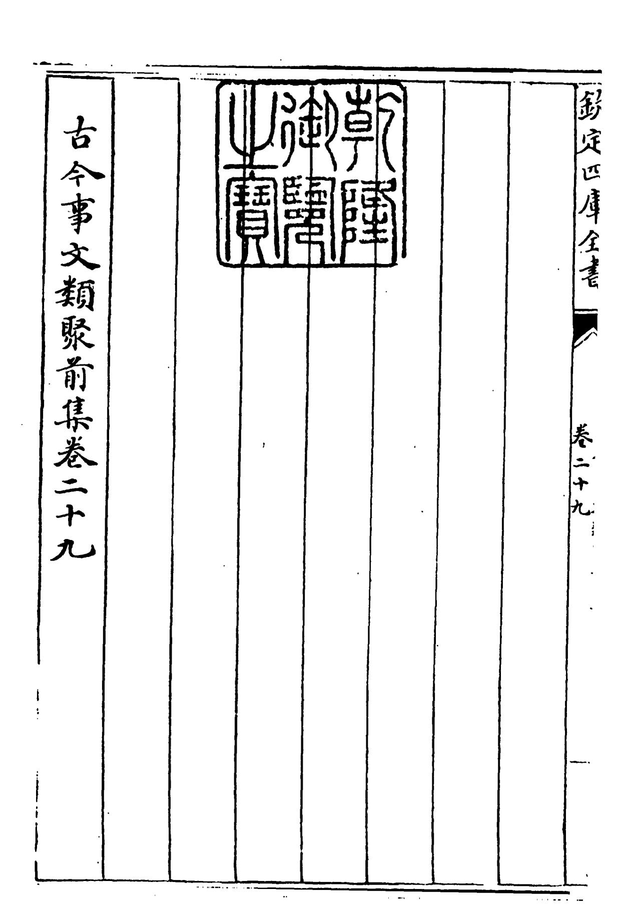
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為劇郡長安得閑宴頻下車已三月開筵始令辰初黙軍厨筴一郡拂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醑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黙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闋酡顔氣已春衆賔勿遽起郡寮且逡廵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休日早起　　陳去非

朧朧窻影来稍稍禽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所急蒲團着身寛安取萬户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入飽受今日閒明朝復羈縶

示祝四弟　朱元晦

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群響兀坐心悠悠久雨岧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乾隆御覽之寶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九